玉函山房輯佚書

目耕帖卷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書三

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竹書紀年帝啓二年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淮南子齊俗訓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註有扈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世本亦云扈爲啓之庶兄是伐有扈爲夏啓事明矣而劉向說苑理政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

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墨子明鬼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氏春秋召類篇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此皆以爲禹事呂氏春秋先已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此又以爲夏后相事又楚

辭天問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
牛羊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
從又似伐有扈爲少康事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
之勤則又誤以爲湯事考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帝
啓事中引呂氏春秋作夏后伯啓伯字古多作柏
南宋後本遂誤爲相其他以爲禹事者禹時有扈
氏叛禹滅之故以封其庶子至啓時復據有扈以
叛故啓有甘之戰也陳本禮屈詞精義該朱子謂
是啓字有扈王逸注澆國名當時大戰於甘有扈

雖滅而其怙强稔惡之衆如澆者固未盡殄也及
太康尸位餘孽一時同逞所以卒遭羿澆之禍蓋
兵端由於伐扈以致后緡歸於有仍爲牧正是終
弊於有扈氏也又云少康官於有仍爲牧正而云
有扈者蓋是時少康使艾諜澆不敢顯言有仍故
託名有扈潛蹤而出與女艾謀澆也說極深至可
以翼經
咸侮五行怠棄三正孔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
法又云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釋文引

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武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鄭孔義同蔡傳三正川馬說似不及鄭孔義也

殷子引甘誓曰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與今書殊異

段氏撰異夏書甘誓天用勦絕其命天寶以前本如是釋文曰剿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剿開寶

以前如是今玉篇剿子小反剿同上此顧希馮之舊也自衛包改剿爲勦以刀部訓絕之字改爲力部訓勞之字於是五經文字力部曰勦見禮記又見夏書而刀部反無剿字開寶中改釋文剿爲勦剿爲巢聲經音辨集韻等云勦絕也直紕與繆莫

能說正

御纂尚書傳說彙纂作剿乃復古本之舊云

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漢書王莽傳作奴顏師古注謂戮之以爲奴也王伯厚取之又引孫讀

囚奴正士以證及子之非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
古文戮字尚書湯斷字古誓云予則孥戮汝孔安國傳云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
之使勿犯也案孥戮者或以為奴或加刑戮無有
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泰誓稱囚孥正士
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並子俱囚也又班固
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阨奴僇苟活蓋引尚書
之言以為折衷矣
春秋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

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解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竹書紀年帝啓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沈約注武觀即楚語五觀也韓非子說疑篇引記與國語同王符潛夫論五德志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墨子非樂篇引武觀逸周書嘗麥解殷當作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楚辭離騷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予用失乎家衛左國及周秦漢魏諸儒說五子皆如此酈道元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王應麟困學紀聞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誠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韋氏說非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又引後漢郡國志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據以爲畔觀非夏之宗室而況以爲太康之母弟乎足助伯厚之辯但啓有五觀傳文甚明意者觀國有二一爲舜後一爲五觀封如南燕姞姓北燕姬姓之類乎

有窮后羿正義引賈逵云羿帝嚳射官林之奇尚書全解據先儒之意謂凡善射者皆謂之羿此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非是名也孟子謂逢蒙殺羿別是一羿非有窮之羿也有窮之羿爲寒浞所殺非見殺於逢蒙以是知羿是善射者之稱案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枯焦命羿仰射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楚辭天問羿焉彈日指此事此賈逵所謂羿帝嚳射官者也有窮偃姓之君好田左傳修而善射慕古羿之名故亦名羿故曰有窮

后羿非他人以羿目之也楚辭天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注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也古歸藏張衡靈憲李淳風乙巳占並云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

六娵媛館補校

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爲蟾蜍又三餘帖嫦娥奔月之後羿晝夜思維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見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作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如期果降復爲夫婦如初語皆涉於荒誕然非無因考路史浞寒君伯明之讒子弟羿篡夏自立任以爲相浞烝娶羿妻嫦娥小字純狐内媚外略娛羿於畋

與逢蒙共謀殺羿此皆是羿妻亡室與浞淫奔詭託神仙而羿信之遂以爲天降符瑞之事飾智矜愚後人不察遂謬傳如此也竹書紀年謂太康被羿廢逐居斟鄩四年陟路史以爲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案天問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陳本禮屈辭精義不若者似羿行採芥之計於冬祭日獻鴆肉而弒帝也后帝指太康此事亦檮杌遺聞得天問傳之可補古史之闕王逸注謂天帝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而祭天

誤也其說堪與尚書參考又虞汝明古琴疏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諫曰帝方崇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嗜宜貸駕車之良馬帝不從於是作詭諫羿乃伐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稱遷於音樂不聽政爲羿所逐居於商邱援琴作源水之歌曰涓涓源水不延不蹤截既破碎庯大共聽事以敗矣乃垂太息又其窓私志后羿獵於巴山獲一兕大如驢與之置柩中中途失去柩掩如故

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爲扶君爲此
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於逢蒙是日逢蒙弒
羿而奪之位二事皆罕見引用附識於此
春秋左傳哀六年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與今書小
異丹鉛總錄謂古文衍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
我水既瀞我衍既平五子之歌以衍叶方音平音
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雁行足行當作斯
見雍矣傳

東坡書傳謂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集傳非之以爲今案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誓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既仲康不能制命而非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論極正大然蘇說亦非臆撰金履祥通鑑前編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失之誣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　伯封夏之天

官仲康征羲和而戒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
并東坡論略與此同簡金氏謂左傳失誣殊非也
案伯封爲樂正后夔之子古者律呂非本相通度
當禹之代后夔以樂正兼羲和而封於歸夔沒之
後禹命伯封就國世掌其官歲紀甲寅敬授人時
此其棄命之辭也左傳謂伯封貪婪忿類實有豕
心后羿滅之觀左氏稱伯封之惡與胤征所謂顛
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相吻合當
是伯封之國之後隨其世德尸官于誅仲康命胤

侯數其罪而討之羿於斯時遏其强橫善射之能乘間而起與王爭雄歟仲封於桑林而滅之故楚辭天問云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也綜考古籍淡以情勢當年時事度必如此斯蘇氏金氏之說不爲無稽而集傳亦可相通矣至林之奇余僻謂羲和竄惡於羿脅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羽翼此則懸揣之辭於古無據也

顧炎武曰卿緣羲和尸官廢天也允征之葛伯不祀忘祖也湯征之王者尊祖敬天即王制例紬諸侯

必先不敬不孝之義說極正大

大衍曆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辰二度案邵子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紀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閻氏若璩倘書古文疏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蝕非季秋月朔蝕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蝕之都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蝕在氐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僞胤征篇翰案竹書紀年

太康被羿逐居斟鄩四年陟是仲康攝位四年而太康始沒故四年始稱踐位氏宿未度巳交房之初度故經書辰弗集于房以此考之經歷未嘗不合也

古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先時者殺不及者殺與尙書所引政典略同案三墳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張天覺得之於比陽民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爲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馬氏與羅泌皆疑其僞惟鄭樵信之此書眞僞

不可知然其文古質有可取者

逸周書殷祝湯誓衆之辭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此不知出於何篇疑湯征之佚文也

論語堯曰小子履一節孔安國注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孫星衍尚書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以與此小異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解今湯誓無此則已

佚亡矣而今書湯誥有此文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又復不同史記殷本紀載湯誓全篇亦與今書字句小有同異今識之以備參考湯曰格汝衆庶來汝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有衆汝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夏汝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汝皆亡夏德若

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汝汝毋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帑僇汝無有攸赦

那微尚書原解甘誓以君討臣其氣直而壯湯誓以臣伐君其詞正而婉

仲虺史記作中䴎大戴禮記作仲傀荀子作中蘬孟子伊尹萊朱趙岐注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愚書笑相世表云

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巳皆其胄裔也綜考諸說

薛姓朱名仲虺其字也

墨子引仲虺之誥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

帝式是惡用爽厥師與今書仲虺之誥文異又左

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云亡者侮之

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又襄三十年子皮

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

之利也文亦小異

呂氏春秋驕恣篇吳起述楚莊王語仲虺有言曰諸

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
莫如己者亡荀子堯問篇作仲虺之言云諸侯自
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若
己者亡又吳子圖國篇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
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以呂覽荀子證之亦即
約仲虺之言三書文小異而要與今書不同
黃宮獻說放之名同而義異舜於驩兜曰放者流竄
之也封象曰放者不及以政也伊尹於太甲序稱
放者不知朝政使之密邇祖訓也湯伐桀不曰伐

而曰放者君臣之分不可廢也

困學紀聞言仁始於虺誥言性始於湯誥言誠始於太甲言學始於說命皆在商書孔子殷人也所學皆家學也聽潮居存業本此說以為孔子·學問原於契及成湯武丁似未若王說之圓活

史記殷本紀既紬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

因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令書湯誥無此文觀誥中論民居引先王言與書序所謂從先王居意合或者帝告之逸文太史公蓡錄於此以帝告爲湯所作故又稱湯誥乎

天命不僭釋文僭子念反忒也劉餓林反劉卽正義所引二劉焯及炫也案詩小雅鼓鐘篇以雅以南

以籥不僭僭與南叶則劉音俄林反亦古音也

今書伊訓之文與諸書所引外異特多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今書作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楊倞注書伊訓也今書作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為上克明為下克忠墨子引云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字雖伊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又云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

君子化分一二徹小人不一以云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黃（當是疑字）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亡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案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元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

神也三禮圖方明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用槐爲之據此則方明蓋商家一代禘祭之大典非乃明之誤也正義鄭注典寶引伊訓曰載孚于亳又曰征是三篇今書並無之孔氏正義以伊訓爲張霸僞作又以劉歆鄭元之徒誤信僞眞古文亦疏家偏袒之見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曰惟三祀十

有二月則皆用十有二月東坡書解正月謂之十二月何也殷正月夏之十二月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風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兩山墨談虞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爲正周以建子爲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與焉夫夏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隕霜殺菽三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爲正於

經則無所見夫以建子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正其取義安在哉案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

商書伊訓太甲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經無所見哉

劉敞七經小傳墨叔向所謂夏書昬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集傳取之案杜預左傳注墨不潔之稱唐臣容悅以貪位與汚吏貪斂以貪財其心一也故同以墨加之困學紀聞側官刑則具訓蒙士奭德彝則誥敎小子謹始之義也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案阿倚

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書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號非名也案阿倚衡平之說本鄭詩箋祭傳用之或曰阿衡伊尹之號案唐虞夏后曰百揆商曰阿衡周曰冢宰皆上相之稱阿衡亦曰保衡者阜甫謐帝王世紀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而鶡冠子云伊尹酒保立爲世師則因割烹傳會而訛未足究詰也

顧諟天之明命孔傳諟是也說文諟理也从言是聲鄭氏禮記大學注諟正也陳書姚察傳尤好諟正

文字亦用鄭訓與西山云惟湯顧天之明命天亦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天人之交近而非遠也

陳際泰五經讀五經者湯也文王接其統待旦者獨也周公繼其傳

晉曰營于桐宮又曰王徂桐宮居憂曰營曰徂非放明矣戰國處士剏爲伊尹放太甲之說孟子略迹原心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夫伊尹之志志在格君心之非而已迨王終允德冕服奉歸此志始曉然於天下故孟子諒其心而

可之要未嘗質指其有放君之事也孔叢子執節篇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得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桐憂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

豈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伊尹使之居桐近

湯之墓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

反之前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卒其君以義强

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

聞也此論與孟子相發元聖之心昭然若發矇矣

東萊書說南巢言放不言伐者所以維君臣之統於

萬年桐宮言營不言放者所以存君臣之分於奕

世祖桐曰居憂樂則心放憂則心收也

禮祀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

讀告古文告字之誤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緇衣又引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文在今書太甲天作先文字小異又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案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漢志以公孫尼子爲七十子之弟子必及見孔子所訂之書今書外與如此宜梅賾諸儒力攻其僞也

陳櫟集傳纂疏善則稱君禮也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於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尹爲是之

任湯學焉而後臣齊聖之湯與元聖之尹豈有形
迹之求哉
王樵尚書日記盤銘之義作德發之德日新慎終惟
始是也蓋銘之藏伊尹傳之時日新終始惟一是
也虺誥曰王懋昭大德即日新也而欽崇天道必
申之以惟其始無自滿慎厥終知湯之銘有自來
矣太甲篇曰王昧爽丕顯亦日新也而率祖攸行
必戒之以克厥初無豫怠圖厥終知湯之銘有自
遠矣

董鼎集錄纂注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
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正義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引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
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
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以爲頁由不見古文故爲
此謬說而呂氏春秋諭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
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作五世與今書及

鄭説文皆不合觀德作觀怪觀政作生謀亦與高
誘注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
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與長大也大故
可以成奇謀也案怪訓魅物非是蓋古宗廟中陳
設靈物繪畫奇神故孔子入周太廟見金人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楚宗廟壁上繪古來神異之事以
亟戒屈原呵而問之因作天問是也故曰五世之
廟可以觀怪梅賾之徒見怪字與經文不類因改
爲德見天子七廟之文因改五爲七並下作謀亦

王婉媛館稿校

改爲觀政而入於咸有一德篇豈知呂覽是其藍
本也
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孔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
史記殷本紀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
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與書序合正義引皇甫
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
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葬祀以太牢以報大德晉
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

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伊尹

卒於沃丁之世經傳具有明徵乃杜預後序謂竹

書紀年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仲壬崩

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於太甲七年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妄說不經蓋戰國時處士

橫議而紀事者誤信之也

書序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

巫咸作咸乂四篇呂氏春秋制樂篇故成湯之時

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昔一而大拱高誘注書序伊

殷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也號爲中宗又云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案尚書大傳家語五儀篇韓詩外傳漢書五行志劉向說苑敬愼篇王充論衡異虛篇並作太戊非可證呂覽之誤

盤庚周禮司勳注引作般庚用今文尚書也漢石經殘碑盤庚下篇首句正作般字釋文盤庚殷王名也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諱何非但

跡其詩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史記殷
本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
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索隱尚書盤
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
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案盤庚
古文尚書本有之特篇數分合不同史記載盤庚
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
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槩括書文
亦合其云書作於小辛之世太史公從孔安國問

如此說如堯典敘堯言事成於虞史正其類例小
司馬以史遷不見古文恐未然

黃之雋𢈪堂續集有盤庚不改國號論辨證極確今
錄其略盤庚遷殷而史謂改國號曰殷者非也堯
封契於商歷五百餘年至湯以爲有天下之號又
三百六十餘祀至盤庚賢聖之君一旦舉國號而
革之有是理乎自司馬遷作殷本紀改爲殷契漢
儒如何盤庚改殷之說當以詩書斷之商書盤庚
三篇但數稱新邑並不稱殷惟上篇盤庚遷于殷

敘地之文孔安國傳云殷亳之別名書序言盤庚將治亳殷疏湯傳都後王因河決屢遷而盤庚復從先王居若改號則盍遂改號爲亳何存不忘先王之意乃舉亳別名爲號以自絕於商耶中篇殷降大虐爾雅殷中也承上我前后言孔傳作殷家解蔡沈註不敢斷時未至殷烏得遽稱殷且既遷則奠厥居揭云降虐下篇作於既遷之後亦不言殷三傳至武丁作說命傳曰有商及高宗彤日俱不言殷唯祀高宗樂生商宅殷土連說一指代一

指地商先后殷受命殷武商邑互見一詩申培詩
說謂作於帝乙之世宋世家謂襄公時追美而作
後人雖駁其說然必遷殷之後已閱二百餘祀臣
民習稱其都邑云猶戰國魏都梁稱梁王韓都鄭
稱鄭王人稱之耳國仍魏韓也至紂時見於書者
西伯戡黎微子篇始有殷命殷邦殷民之語是時
天下歸心文王但知有周忘其爲商故但稱殷紂
而其臣亦自稱殷耳國仍商也尚書必曰商書不
曰殷書父師亦曰商今其有災商其淪喪詩必曰

商頌不曰殷頌是國號不改也又曰殷商云者猶言蜀漢昭烈國號漢而都蜀陳壽志三國遂號所都稱蜀後世詩文因稱蜀主蜀相蜀將軍而出師表固曰漢室楊戲作武侯五十四人贊固曰季漢輔臣讚昭烈號起偏安實不改國號爲蜀也而謂盤庚世有天下而爲之乎此義前人未發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

正義以爲說妄與緯書禆傳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又謂悅中鑿時事篇盤庚遷殷並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其言亦必有所據

于今五邦馬融云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案書序自契至湯八遷羅泌路史八遷可考者六契居番昭明居砥石復遷於商相土遷商邱上甲居鄴湯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盤庚遷殷前之八遷以湯終後之八遷

以湯始班氏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已十二也路史說較馬爲勝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世言商之號殷自盤庚始者誤由於此

說文𢎘木生條也从弓象枝葉華函之形由聲引商書若顛木之有甹枿徐鍇曰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今書作由蘖案說文櫱古文不蘖枿重文訓伐餘木也馬融本作枿云顛木而肄生曰枿枿蘖古通用孔傳訓由爲用殊失古文之誼

白虎通號篇引書曰裕汝衆格作裕又引書曰不施予一人惕作施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引書服田力嗇穡作嗇魏志裴松之注引書嗇農自安惰作墮漢書王嘉傳引書用德章厥善彰作章皆用今文尚書也

說文頁部顲字注引商書率顲衆戚戚作戚言部譒字引商書王譒告之播作譒之字絕句心部憖字引商書今汝憖憖聒作憖火部炪字引商書予亦炪謀拙作炪又心部𢡹字引商書相時𢡹民憸作

想並與漆書古文字知後人隸寫轉失本文者多矣

周禮夏官司爟鄭注謂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賈疏申之曰予若觀火者盤庚告其羣臣不欲徙而匿情者予若觀熱也我有刑罰如熱火可畏案孔傳以觀爲視云我視汝情如視火不如鄭義承上惕字有深致

不昬作勞正義鄭元讀昬爲暋訓爲勉也釋文昬本或作暋音敏盧召弓攷證鄭作昬讀暋暋勉也今

書亦並作昬而說文㫜字从日氐省云氐者下也

一曰民聲又𢿱字从攴昬聲冒也引書𢿱不畏死

陳氏樹華云說文从昏之字不一𢈼字注云𢈼或

从昬以昬時出也今說文云云乃徐鉉之誤然則

此昬字當由唐人避諱所改五經文字中凡從民

之字俱作氏是其證

左傳莊十四年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今書無惡之易也四字是

左氏引伸若字之意非經本文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古者天子錄功臣配於廟大享烝嘗也正義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禘祫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朔案詩商頌長

天嫏嬛館補校

發序云大禘也詩中有實維阿衡實左右先王之語然則大禘以功臣配享商之制也正義引周禮大烝兼引魯頌職嘗以解傳又謂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亦以孔說爲疑何不據商頌大禘以正之乎又案孔叢子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若

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
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
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
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此則合諸侯之臣言
之見功臣配享之爲遠禮也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盤庚曰國之臧則維汝衆國之
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與今書文小異

度乃口釋文度徐如字亦作渡案渡乃口不知當何
解或取利濟議然不如度訓法度爲順黃氏曰抄

畢命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由來久矣

錢時融堂書解篇中兩言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舉政體也眾建乃家恤私情也

左太沖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魏志管寧傳太僕陶邱一等薦寧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三老袁良碑優賢之寵此皆用今文尚書也

書正義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
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
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
注不同也段氏撰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
誤錢氏大昕據以訂今盤庚之譌謂今其敷心句
優賢揚歷句腹即優之譌腎即賢之譌腸即揚之
譌優賢揚歷即今之腹腎腸也

漢熹平石經蔡邕所書也洪适隸續載漢石經尚書
殘碑般庚存者尚一百七十二字與今書多異備

錄於此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作儉下缺言曰人維舊

孔舊上有求下缺救孔作求舊下缺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

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缺各共孔作恭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

乃口下缺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下缺試以

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今孔作無女不下缺其或迪孔作

稽自怨孔作怒下缺永孔作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

下缺之勞爾光乎不下缺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開

疾曰下缺能迪古我先后下缺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

心我先后綏下缺與降不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乎下缺

絕遠女、斷（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下缺）建乃

家般（孔作盤 一字缺）既（下缺）家曰女罔台民（孔作戲怠）無勖（孔作

懋）建大命今我（孔作弔 下缺）凶德綏（孔作嘉）績（下缺）今（孔作無）爾

惠（孔作謂）朕（下缺）相（孔作震）動萬民以遷肆上（下缺）乘（孔作隱）

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

黃宣獻云任政必自盡井始任政不以井邑郊何而

田法壞域民不以比閭族黨而比法壞斂財不以

郊何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伍兩卒旅而軍法

壞矣亳爲禹皆都冀惟殷在河南豫州地最平處

井法易行盤庚遷殷首以奠居正位者此也前曰無戲怠求曰罔弗欽舊服又綏和之本焉

說命禮記緇衣引作兌命鄭元注傅說作以命高宗者蓋說古文省作兌也今書及史記殷本紀並作說叢桃軒雜綴石氏星經曰傅說者章祝女巫之官司天文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傅其說於神宮鄭氏曰傅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蓋古有保姆傅姆傅說者謂傅姆之也由石氏則傅爲附進之義而說爲言說之說由

鄭氏則傳爲保傅之傅而說爲喜悅之悅其迷目爲商相傅說者始於莊子逍遙子瞻作韓文公廟碑記申呂自岳降傅說爲列星於是仍訛襲謬不復可正矣兩山墨談亦引石氏鄭氏之說云商之傳說偶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傅說騎箕尾而去又云謂之商相說則於星之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尚宗亮陰禮記作諒闇鄭康成注讀爲梁闇漢書五行志作涼陰尚書大傳作梁闇鄭注亦云闇讀如

鴝鵒謂盧也呂氏春秋重言篇高宗天子也即位
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
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玆故弗言作
諒闇與禮記同以余一人已下與今書小異
說築傅巖之野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
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
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殷本紀於是乃使百
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
傅險皆不以說身親爲刑人而云代築猶指操作

之役託夢達旨或以役夫發夢於君王亦因此而誤也蔡傳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丹鉛總錄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況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傅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傅說起於版築雖孟子亦誤矣翰案史記正義引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以此證之是傅說版築之處即傅說所隱之處孟子

臺城姚娠餘補校

謂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猶言起於堵室云爾僞書之築爲居獨不當孟子之版築爲巖居乎石渠意見築之爲言擣也謂之卜築者言占卜築牆作舍以爲居之未聞築訓居也以蔡氏之說爲誤看築字未免太滯至王嘉拾遺記傅說爲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此又以伊尹事附合於傅說且謂說與湯同時其紕繆不待辯而辨矣

丹鉛總錄武丁育於民間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

而況之臣民之上人未必貼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肖傍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軒轅黃帝以大風吹垢之夢舉風后文王以非熊非彪之夢舉太公意皆如此易曰神道設教此之謂也

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注書逸篇也而荀悅申鑒雜言上或問篇志曰若殷高宗能聳其德樂與眩以瘳疾則實指以爲高宗時書矣或荀悅侍講禁中得覩古文乎

緇衣引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煩與今書不同而古與勝今書黄氏日抄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爲干戈省躬之戒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爲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之不虛發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無憂先修正事下載祖己乃訓于王惟天監下無民字孚命作附命其如台作其奈何嗚呼下作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

于其道餘與今書同漢書孔光傳引書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與史記先修正事義合馮季長解無豐于昵云昵考也謂禰廟也王肅亦云高宗豐于禰祭武丁父小乙爲王訓禰然則彤日指祭小乙而言與史記云祭湯者異義馬傳古文史記用今文孔光傳夏侯之學亦今文也高堂隆云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登鼎皆因災恐懼側身脩行故號曰中宗高宗王充論衡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祖己以爲遠

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雖凶議駁不同案書中
無遠人將來之語未知所據
兩山點謂西伯陰行善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
戡黎而曰文王親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
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爲是言陋矣案商
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
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爲武王事詳見通鑑
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爲書學者
宜知矣案蔡傳西伯文王也後又引或曰西伯武

于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則蔡傳言文王者承用孔傳後言武王者派用胡呂之說也說文戈部𢧵字引商書西伯既𢧵黎又邑部𨚔字引商書西伯戡𨚔案尚書大傳西伯𢧵耆是𢧵耆為今文戡𨚔為古文作𢧵黎者從隸寫參用今文也汗簡引尚書龕字作𢧵似古書又作龕矣史記殷本紀及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阢又作耆周本紀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阢鄒誕生曰

本或作黎棃集韻平聲上六脂机𣬈飢三字下伊机古天子號亦地名或作𣬈飢通作耆𣬈飢皆與耆通作飢國者今文三家之異本也

史記殷本紀載祖伊奔告紂曰天旣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絶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末句是史遷約意言之餘詞皆用今文也

集解引鄭元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者以暴虐訓淫虐亦以今文解古文也

說文女部婁字引周書大命不婁又口部哘字引周書哘其耇長又辵部退字引周書我興受其退棐說文於西伯戡黎微子二篇或作商書或作周書意或古文合題商周書如唐虞書之例非誤也若辵部返字引商書祖甲返棐集韻上聲二十五潸返字注引說文商書祖伊返伊之爲甲則由後人

孫老姬姪倫補校

傳寫而譌耳

父師少師孔傳父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作太師少師案家語比干於紂親爲諸父易明夷彖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虞翻注箕子紂叔父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馬融注箕子比干皆紂諸父朱子從之服虔杜預以箕子紂之庶兄非也微子紂庶兄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索隱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元稱爲同母依呂氏春秋言母嘗生啓

時猶未正立及生紂始正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小而嫡此或以爲同母或以爲異母其爲紂兄無可疑者而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蓋當日言性之人不攷其實因比干遂及微子公都子亦述人言孟子只直論性亦未暇深辯未可執此以疑彼也顧炎武日知錄古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周官所謂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

器辟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原注云漢書古今人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彊又班子大宗師箕子胥餘陸德明釋文引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尙書微子只今書五節而文多殊異録於此以備參考史記云乃問於大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上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旣小大好草竊姦

究辯士師師非度皆有非辜乃無維獲小民乃並興相爲敵讎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涯殷遂喪越至於今曰大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保於喪今汝無故告予顚隮如之何其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爲治國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今誠已下史遷約義言之餘並用今文也

我用沈酗于酒釋文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醉

晢薛嘉穎書經菁華泰誓曰婦牧誓曰婦言紂之亡也以色荒微子曰沈酗箕子曰沈酗紂之亡也以酒禍

說文心部懱字引商書以相陵懱似今書相爲敵讎之異文非佚書也

我其發出狂鄭元本作出往與史記同注云我其起作出往也校狂字義長

用乂讎斂釋文讎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力驗鄭力豔反謂賦斂也自靖馬本作清謂絜也

皆參川今文

論衡本性篇引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言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案釋文刻晉克馬云侵刻也季長用古文說王充所引知今文尚書刻作孩其說如此也